

青青芦苇,顶着朵朵暗红的芦花,随风摇曳。

芦花红了

芦苇抽穗,老人们说芦苇开花了。

白露的时候,芦花是红的,那种并不张扬的暗红。青青芦苇,顶着朵朵暗红的芦花,随风摇曳。冬天到了,穗的每个细枝上开出了很多笔尖大的花,花又结了果,果上又生出白色的绒毛,整个穗就成了白白的绒毛团。芦花又白了。

诗人的笔下,歌者的口中,芦花是白的,更赋有诗意和情感。似白雪,是相照。

“夹岸复连沙,枝枝摇曳花。月明浑似雪,无处认渔家。”唐朝诗人雍裕之在《芦花》中说,从河流两岸一直延伸到整片沙滩上,全都长满了芦苇。当微风吹起的时候,层层翻动的芦花就像波浪一样。在月明的夜晚,银白色的芦花像雪一般,白茫茫一片,令人认不出渔翁的家在哪里。是啊,在那么大片大片的色白如雪的芦花中,一舍低矮的渔家茅屋又怎能可见呢?

“芦花白,芦花美,花絮满天飞,千丝万缕意绵绵,路上彩云追。追过山,追过水,花飞为了谁?大雁成行人双对,相思花为媒。”歌曲《芦花》源自大型歌舞剧《一个士兵的日记》。是谁在唱歌?是一位姑娘。她唱给谁听?是驻守在祖国边疆的她的情郎。隔山隔水,那么遥远,哥哥能听得到吗?一定能,因为家乡有芦花。芦花不再是芦花,是脉脉电波,是潺潺流水,芦花随风而飞,把姑娘的爱和思念传递。

家乡在荡区,滩地上最适宜芦苇生长。芦苇可以盖房子,可以打箔子,可以做席子,也可以直接出售,是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。小时候,收割芦苇时,大人们也会带回一些芦花,用来编制当作棉鞋的毛窝子。编得好的毛窝子冬天穿着很是暖和。但最大的缺点是怕水,不能隔潮,湿了以后更是冻得要命。芦花是灰白色的,大人们在编制的时候,有意夹进去一些彩色布条,毛窝子就有了色彩,好看了,小孩才愿意穿。现在毛窝子已基本绝迹了,只能留在一代人的记忆中,或在怀旧展览上偶尔可见。

芦苇抽穗,从嫩绿,到暗红,到白色,经历着风雨和时间,就像一个人的成长。不同的是,标识我们成长的是智慧和能力,并不是颜色的变化。相同的是,他人和社会感知到你存在的时候,一定是你成熟的模样,恰似芦花的白。但你的青涩、你的稚嫩,一如白露时芦花的红,不可或缺,不可逾越,值得珍惜。

芦花正红,到荡区去,拍些照片,留下这美丽的情影和美好的时光。



登瀛

公园秋韵 晓青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棉花不再是本地主要农作物,但祖先为种棉而迁徙的那段历史为后人津津乐道。

棉

草房立在棉田中间,屋后有池塘,池塘边有三五柳树和桃树。草房夯土成墙,木质榫卯结构骨架,覆以芦苇篱笆,茅草盖顶。经年累月,那些芦苇茅草都变成深褐色。农具挂在屋梁上。种子装在巴掌大的布袋里,挂在墙上。

屋子正中蹲一辆纺车。外婆端坐纺车前。她的右手握着木柄摇动那硕大的纺轮,左手捏着一根棉条,纺轮带动锭子飞速转动,棉条里扯出一根细线连接到锭子上。随着纺车的转动,那锭子就越来越饱满,到最后,变得像一只沉甸甸的红薯。外婆和村人都自己种棉,自己纺纱织布,衣服床被自给自足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外婆所在的村庄,人们说着软糯好听的方言。母亲告诉我,外公还是少年时,弟兄仨和同族人一起推着小车从海门来到此地。可惜外公在他五十多岁就患病去世。我没有见过外公,只看到他的照片端放在舅舅家的柜子上,脸型端方,眼神慈祥而睿智。本地人把他们称作海门人。海门人肯吃苦,他们白手起家,开荒种地;海门人邻里和睦,有难大家帮,有福大家享;海门人聪明灵巧,他们擅长种植各种瓜果杂粮,粗粝的食物也能变化出诱人的味道……

棉花是海门人最重要的农作物。夏天的清晨,我常常在梦中被母亲叫醒,去棉花地里捉虫。人们把杨树的叶子团成团,拴在竹竿头上,插在棉花地里。蛾子夜里怕冷,躲在树叶间。我们早上拿一只袋子去套,一套一个准。不能等太阳升起,否则它们会全部飞走。

秋天,棉花收获。外婆和母亲把棉花晾在柴帘上晒。晒干了,就坐在帘子旁分拣,把品

相好的装在麻袋里预备去卖。我喜欢仰面躺在棉花包上,看碧蓝的天空上那一堆堆白云,想象那是天上的棉花垛。天上的“棉花”白得透亮,比地上的棉花还好看。天上也有小孩吗?天上也有像我这样爱躺在棉花垛上的小孩吗?我常常陷入无限遐想。

当我走出外婆庄子,才发现当年从海门迁来的绝不是少数。从东台新街镇往北,有的整村整村的都是海门人。我读师范时在大丰南阳小学实习,领导老师竟然全说海门话。一次,遇到一位射阳的朋友,他告诉我射阳也是这样。海门人都自言祖先在上世纪初从海门移民过来。天啊,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?无数海门人离开相对富庶的家乡,义无反顾踏上茫茫荒滩。草丛中的小路蜿蜒曲折,对于未知的前路,他们何以有那样的信心和决心呀?

再后来我读到了张謇,才恍然大悟。史载:张謇,南通海门人,中国近代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和书法家。他在中状元第二年,也就是1895年,奉张之洞之命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。1901年,张謇等人除在通海、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、开办盐垦公司外,在东台境内也办过4家公司。垦地数十万亩。废灶兴垦,发展棉植,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。

原来如此!如今,我驱车经过新街,总会看到张謇高大的塑像立于路边。他额头饱满,眼神温厚。他的脚下,百年前迁徙而来的海门人已经开枝散叶,成为建设盐城新的主力军。棉花不再是本地主要农作物,但祖先为种棉而迁徙的那段历史为后人津津乐道。祖先的顽强和坚韧已经融化在血液中,并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宋人爱花,不论是插花、簪花,还是用花制香,确为爱花之极致,亦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沉浸式追求。

宋人爱花

我爱花,在院子里种上牡丹、百合等种类,精心照料。但和宋朝人爱花相比,相去甚远。

宋代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写道:“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,四般闲事,不宜累家。”这里的四件事被称为宋人四雅,插花就是其一。宋人插花不单是在家中养心怡性,外出郊游时也要携花带瓶。沈括在《洞天游录》中这样写:“列炉焚香、置瓶插花,以供清赏。”原来宋朝的文人墨客,出游时常常要携带香几,以供焚香插花赏花之用,真是仪式感、氛围感的典型代表。宋朝的士大夫爱插花,在诗词中可见一斑,如高翥的《春日杂兴》:“多插瓶花供宴坐,为渠消受一春閒”;范成大的《春来风雨,无一日好晴,因赋瓶花二绝》:“满插瓶花罢出游,莫将攀折为花愁”;苏辙的《戏题菊花》:“春初种菊助盘蔬,秋晚开花插酒壶”。不管用何容器,不管是何时节,插花恰恰是不能少的。这些插花,随性而发,不拘泥于形式,插好后放置在书斋,颇有清雅之意。

在官宦世家中,插花也是深闺女子的必修课。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,祖母就找来官中的教习嬷嬷教盛家的姑娘们插花,从花型、配色上一一指点。豪门大族插花,老百姓们也插花,虽然花器不甚名贵,爱花之心却是如出一辙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中这样记载:“城内外家家供养,都插菖蒲、石榴、蜀葵花、梔子花之类”——可见插在宋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。

宋人爱花还表现在“簪花”上。簪花,顾名思义,就是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。不论男女、不分尊卑,上至君王才子、下至妇人平民都爱簪花。据史料记载,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,都是“御裹小帽,簪花,乘马”。一国之君如此,更引得士大夫、百姓纷纷效仿。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,一日与朋友们赏花醉归,就曾头簪牡丹,他在《吉祥寺赏牡丹》一诗中写了这个情景: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。”大才子与朋友一行人头上簪花,引得十里街市上的老百姓纷纷卷帘观看,这份天真与洒脱,跃然纸上。

要说簪花,妇人们也是舍得下血本的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曾写道:“关扑香囊、画扇、涎花、珠佩。而茉莉为最盛,初出之时,其价甚穹,妇人簇戴,多至七插,所直数十券,不过供一饷之娱耳。”这描写的正是妇人们不惜高价买茉莉簪戴的情景。

对宋人来说,插花、簪花还不够,还喜欢用鲜花制香,再用这种香料熏衣。向子諲在《水调歌头》中写道:“幸有芻林秋露,芳气袭衣裘。”这里的“芻林秋露”,就是用桂花作原料制成的花露。衣服一经熏香,行走间裙袂飘飘,清香四溢。

宋人爱花,不论是插花、簪花,还是用花制香,确为爱花之极致,亦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沉浸式追求。